

范曾／著

范曾訪談錄



范曾先生，访谈十篇，谈笑有鸿儒，对智，往来多记者。一问一答，彰显高士纵横之文气；一张一弛，展现庄子“游梁”之睿智。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苑會訪談錄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范曾访谈录/范曾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范曾精品系列)
ISBN 978-7-5617-6219-6

I. 范… II. ①范… III. 范曾—访谈录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05316号

范曾访谈录

著 者 范 曾
策 划 薛晓源
项目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申 浩
责任校对 王 卫
装帧设计 魏宇刚
排 版 储 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0
印 张 11.25
字 数 149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219-6/I · 458
定 价 44.8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范曾访谈录 目录◎



2 大美不言

——关于科学、艺术、哲学的对话
范曾·「美」丘成桐

16 归于何处，创自何来

——谈《回归与创造》
范曾·李文儒



30 《范曾》

——人文纪录片影访谈
范曾·王一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

66 《画家范曾》

——电视专题片访谈
范曾·哈博（中央电视台《人物》摄制组编导）

96 吟赏风雅

——《读书》栏目专访范曾先生
范曾·学周（河北电视台）

110

范曾教授访谈录

范曾·杨澜（《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118

《名人面对面·范曾》

——凤凰卫视访谈

范曾·许戈辉（《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128

爱的奉献

——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现场采访

范曾·朱迅（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132

人生不如梦

——与中国画艺术大师范曾谈庄子哲学

范曾·香港《大公报》记者

136

应从大道著鞭驰

——泉城专访范曾先生

范曾·常诚 孙夕朝（《山东商报》记者）

144

《炎黄赋》与中原文化

——范曾教授访谈录

范曾·《河南日报》记者

152

追忆恩师可染，塑山水画典

——范曾先生专访

范曾·雅昌艺术网记者

156

回归古典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范曾先生答诸生问

范曾·薛晓源 郭长虹 刘波



讀者對學





大美不言

——关于科学、艺术、哲学的对话

范曾·[美]丘成桐

关于科学思维和艺术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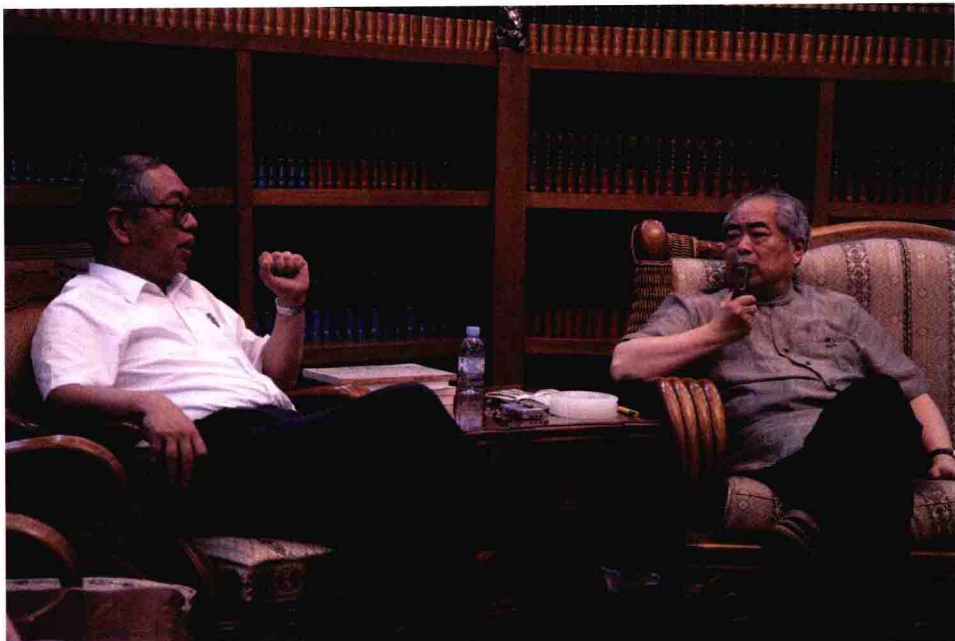
范曾（以下简称“范”）：我第一次见到丘先生，是在陈省身先生的追悼会上。你的发言非常令我感动。另外，我很有兴趣的是，丘先生对中国文学很有认识。

丘成桐（以下简称“丘”）：是有些爱好。我长期以来都对古典的文学艺术感兴趣。这次来拜访，杨乐（男，江苏省南通市人，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兄讲我们会有共同语言，我想我们的对话会很有意思。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训子纯深——先父及中国文学对我数学工作的影响》，这原本是纪念我父亲的一篇文章，其中比较了中国的文学和数学。

范：好像你在香港中文大学里面演讲过这个题目。

丘：是的。后来收到《丘成桐的数学人生》一书中。在书中，我将这篇文章加长了。我将整个数学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作了比较，将我们数学家的思维方法和文学的思维作了比较，觉得蛮有意思的。有些地方真是蛮有意味的。

范：我非常喜欢和科学家谈天，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思维充满着智慧。可以讲，宇宙的智慧、自然的奥秘——天地之大美的所在，在你们的思维里面存在着。而这种存在，在很多时候和艺术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伟大的思索都是从内心、从灵智触发的。



· 范曾与丘成桐对话

丘：对。关于大自然，我们数学家总想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它，用简洁的方法、以最简单的言语来表达。这跟文学很像，跟绘画很像，就是用最简洁的方法来表述。当然，表达也可以很复杂，复杂的表达也可以说明问题，但是好的数学家都追求简洁。所以，好的数学家并不多。

范：我想，宇宙的本源一定是简洁的，数学最好的语言当然也就是简洁，你们的语言简洁而有力量。

丘：好的数学总是要简洁。

范：对。这和绘画一个道理。我为什么推崇八大山人，他的绘画语言十分简洁。每当我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感觉他似乎接近了宇宙本体，你似乎觉得大自然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因此，看这些画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动。这种感动，不是那种慢慢描摹出来的绘画所能提供的。只有在电光火石的刹那，艺术家用自己的心灵接近了宇宙大造，用艺术的慧眼看见了它，追摹了它。

丘：我们研究几何的人也有类似的感受。几何的目标就是描述大自然的美，不容易。简洁不容易。

范：数学家和画家一样，最后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如八大山人，我们看这些作品，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但仍旧会让我们感动。这种艺术语言的令人感动是很难言说的。我很想问个问题：你觉得中国的艺术与你的数学有什么非常有趣味的互动或者影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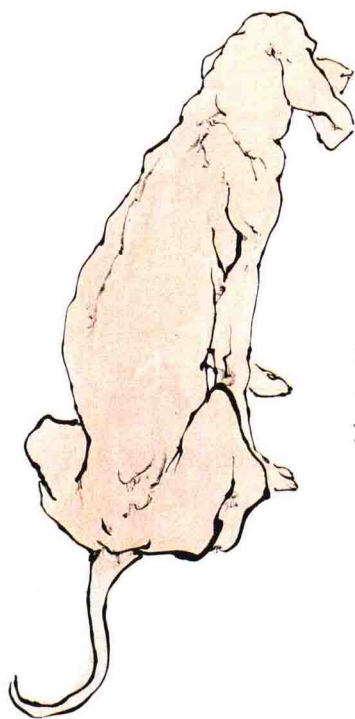
丘：科学的各个门类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数学和物理学就不一样。数学可以自己思考创造，然后自己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数学追求自然界的真相。但数学家可以像文学家那样天马行空、凭爱好而创作，而物理学的结论要在实验室做出来才是好的。

数学有一个好处，你可以描述大自然，去直接描述它，可以先在心里面想它，这样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但是不一定在实验室做出来，往往过了很长时间你会在实验室或者大自然里面看到。有些结论要经过四十年、五十年，甚至过了一千年。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和文学很接近。猜想一些事情，并且能描述出来。它首先在心里面产生，然后用简洁的语言描述，就像诗歌。这里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跟个人气质有关。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是数学家对大自然的感受深刻或者肤浅来决定的。有些数学问题看起来很简洁、很直接，可是一旦你深入进去，发觉里面内容很深奥。简单的图也好，简单的公式也好，往往内容很丰富。越简单，内容越深厚。往往越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越是需要很多时间、很多人积累才能够解决。

就像最简单的数字，比如整数，它的结构我们越研究越觉得有内容在里边。慢慢统一方程的时候，发觉和几何有关，关系越垒越密切。这是个美妙的事情，整数的结构跟几何空间的隔点有关，很美，二维空间也好，三维空间也好，甚至高维空间也好。隔点、样式，虽然看不到，可以算得出来，很奇妙的，跟物理学上的一些现象有密切的关系，三维空间的隔点则跟晶体有关。这样的种种显现，我们本来从纯数学的观点去了解问题，可是慢慢发现与物理学有关。这简直就是描绘大自然的赞美诗。

比如，陈省身先生的工作。他创作的“陈氏类”，非常文采斐然，令人赞叹。现在我们慢慢发现，这些结论和物理学有关系了，成为物理学里面求量子化的



數學很好玩

歲在丙戌秋月憶陳翁談童年
無意於百科唯感數學之趣也
無窮焉誌懷云

抱朴齋主翼范曾



· 数学很好玩

主要工具。一个口开了，越打开越多，越开越大，里面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可以走到不同的地方。

数学上一些很重要的方法和文学很接近，差不多。比如说赋、比、兴，很多数学上的思维也类似，进行研究也是这个方法。中国很多数学家没有这种能力，这与整个文化的水平有关。如果说一些数学家他们的研究水准不高，和他们的文化水准不高是有关系的。

范：缺乏想象力。数学家一定要有想象力。一个没有想象力的诗人不会是好诗人的。

丘：对。外国的教育很重视这个。小孩子从小学、初中开始就尽量激发他的想象力。看博物馆啊，玩啊。有想象力的话，接触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会触类旁通，很多问题都是从其他地方触发的。对我来说就是文学。在很多方面数学和文学有相通的地方。

关于中外艺术

丘：范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

范：从很小就开始了。正式学习绘画则是19岁，那年我进入中央美院学习。因为我父亲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小时候家里有些条件可以学习，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画画了。

丘：您画的是中国画，对西方油画有什么看法？

范：我当然非常欣赏西方油画中的杰作。我最欣赏的，比如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维米尔（约翰尼斯·维米尔，也译作弗美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荷兰画家，主要作品有《倒牛奶的女仆》、《读信的蓝衣女子》等），都是令人景仰的大师巨匠。但我觉得他们的思维和我们东方人不一样，他们也追求单纯，如维米尔的作品，但是艺术的语言不一样，油画的语言是丰富的光色语言，中国艺术家则用迅捷的手段，直抵灵府。

中国画里面非常讲究这种迅捷和准确，所以，中国文人的介入对中国画的



·唐人詩意

发展很重要。唐宋以后，文人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在唐宋以前，再大的画家难免有匠气。文人的思想介入以后，则绘画和中国的思想、哲学有一种非常内在的联系了，画家也就从一般的手艺人进入了艺术世界。

丘：您说文人介入后中国绘画开始有种升华，我在西安的博物馆看到唐朝的壁画也觉得很好。

范：目前唐朝壁画我们能看到的敦煌当然比较多了，初唐、盛唐、中晚唐都有代表作。可是我想，唐代的最好的壁画现在我们没有见到，像唐朝人记载的比如《贞观公私画史》里面的那些宫观壁画，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

丘：我在西安看过的是墓葬壁画。

范：应该是昭陵陪葬墓的壁画，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这些墓葬壁画非常好，但我认为不是当时最好的，最好的可能我们还没有发现。

丘：但在我看来已经很不错了。

范：当然是很好的作品，尤其是章怀太子墓壁画，有些吴道子的意味。吴道子的风格，今天我们当然无法找到他的作品来评判，但是我们可以用文献和他后来的影响下出现的绘画风格来推测。我想，从他开始，绘画已经有些写意的意味，就是苏东坡讲的“时见缺落”。苏东坡是见过吴道子画的壁画的。这种“缺落”不是缺憾，而是更加的完善。苏东坡还讲他作画“左右向背，各相乘除”，是“乘除”不是“加减”。你看苏东坡想到了数学，用数学来表达他看到吴道子画的感受。吴道子以气作画，即所谓“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苏轼：《题王维吴道子画》）。这种以气作画，是中国画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西方则很难理解这个“气”字。

在昭陵陪葬墓里面，懿德太子墓的石刻线画很好，非常精彩。

丘：似乎中国的艺术里面绘画比雕塑更受重视，为什么中国的雕塑不受到重视？

范：有很多复杂原因。一个是材质的问题，古代希腊雕塑很发达，因为那里有灿烂的阳光，有随处可以容易得到的大理石。希腊半岛强烈的光线对雕刻艺术很重要，雕刻需要强烈的阴影。中国的自然环境、光线比较平和，石头容



易风化。当然，不受到重视不等于没产生好的艺术。中国的雕塑，像石窟还有龙门、云岗等，敦煌则是泥塑留下来的比较多，那里的砂岩不适合雕刻。

丘：为什么这些雕塑的作者名字没有留下来？像意大利的雕塑作品，他们都将那些作者作为自己的骄傲，可是我们的雕塑却没有名字留下来，好像我们更重视画家。

范：当时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工匠，工匠是不容易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很多壁画的作者，也没有留下名字，因为他们也是工匠。当然也有偶尔留下的，如永乐宫壁画，有一个落款“朱好古门人”。是谁呢？还是不知道，也等于没有留下来。

丘：这是否是因为文人进入绘画的原因，因为写字和画画受到很大的尊重，所以雕塑不受到尊重？

范：也不是都留下了名字，像宋代的院体画也有很多没有名字留下来。宋朝以后，画家留下名字的开始多了起来，从那时候起山水画成为绘画的主流，作者有些是文人、诗人、大的官吏，他们的名字容易留下来。

丘：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文人名士讲清谈，爱山水，玄学发达，山水方滋，对绘画是有影响吧？为什么那时候山水没有成为主流？

范：影响是有的。但是当时绘画的技巧尚停留在很幼稚的阶段。玄学的思想，如越名教归自然，对山水诗的兴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我们看当时绘画的技法，如顾恺之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还很不成熟。山水画的成熟是在宋朝以后李成、范宽出现，中国绘画有了很大的进步。到了元代，像“元四家”，倪雲林、王蒙，他们的线条丰富至美。而到了八大山人，则不可端倪，登峰造极。文人的逐步渗透，在技法上不断完善着中国的绘画。

有些著名的文人对文人画的影响很大，但是没有作品流传下来。比如苏东坡，现在博物馆所保存的所谓他的作品是有争议的。又如米芾，根据记载也说他能画，也没有流传下来，像台北收藏的米芾作品也是靠不住的。他的儿子米友仁进入了南宋，有作品流传下来，但是看起来也不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估计他这个人比较聪明，善于藏拙。他的书法还是比较高明的，我认为超过苏（东

坡)、黄(庭坚),在宋代属第一。书法对于绘画,尤其是文人画,有非常大的影响。书法理论对绘画理论有一种导夫先路的作用。

丘:我们谈到中国古代绘画的真伪问题,这会影响到我们对艺术的评价吧?

范:判断真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参照系。比如一个古代的画家,现在忽然冒出一张画来,没有参照的话就不可断定。比如王维,被称作“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画我想苏东坡可能看见过,他评价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是徒托空言。明代的董其昌,念兹在兹,一辈子就想找一张王维的画,没找到。他以为自己找到了,可是从流传下来的东西看还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可以想象猜测他的面貌,根据苏东坡的描述来考证应该是什么样的,大体可以想象。当然,也只能是想象了。

近代以来搞美术理论的人,有些学问很大,可是眼力受历史时代的限制,如黄宾虹在故宫的鉴定今天看是有问题的。但经过一些鉴定家的努力,书画的鉴定工作还是搞清楚了一些问题,对书画的流传真伪的研究有贡献,这为我们评价古代画家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丘:我有个有趣的问题,中国文人的思想可不可以用油画的方法来表达?

范:特定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画家找到了表现自己心灵的方法,也养成了这个民族特殊的审美习惯,成为他们的集体记忆。中国的山水,用中国笔墨表现,就很有意味。比如说黄山,我们看它美,而用油画就很难表现出这种意味。西方的油画,到了后期印象派,也很注重心灵的描写,像凡·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也很像中国画家注重性灵那样。但后期印象派以后,很快到20世纪,现代主义出来。40年代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主观的东西多了,有些绘画离开物象比较远了。你们研究数学,当然是抽象的,不过就像你说,它也是在描述大自然。但绘画艺术不能过分抽象。好比你的大脚趾在鞋子里面动,你自己心里明白,别人不知道。后现代主义,现代西方绘画无大师。中国现在有些画家想按照西方的方式表达,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条路。西方的哲学如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对他们的艺术思



潮有所影响，我们首先就缺乏这样的哲学学术背景。而且，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很深厚，是不容易抛弃的。近百年来传统文化曾遭到割断，也没有完全破坏掉，现在在逐渐回归。

我曾提出一个思想，就是回归古典，回归自然。其实，这两点也不是我的发明，人类历史上的文化进步，莫不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古典和传统存在着，我们今天讲的回归，也不是完全地退回到古典发生的时代，我们心中有自己的理想的古典。

科学、艺术与哲学

范：很多哲学家很推重数学家，康德就是如此。之所以如此，我觉得，是因为数学家对宇宙最根本的规律有一种最逻辑的认识。当然，谈到宇宙本体，哲学家的康德和数学家的莱布尼茨不一样。莱布尼茨说宇宙有目的，这个最后目的是神学的追求，康德对此有批评。

丘：是的。很多科学上的发现对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范：数学家也要有哲学思维，很多数学家本身就是好的哲学家，他们的科学思维影响到哲学的许多观念。维特根斯坦就曾经说：现在我们哲学家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因为科学的发展太快，很多问题都是科学家先提出来，哲学只能做些事后工作。不论他的说法是否对，科学和哲学的历史确实是不可分的。

丘：当然还有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考虑。20世纪以来物理学和数学上提出了很多问题，数学、量子力学的很多问题是奇妙的，比如测不准定律直接影响到哲学的观点。

范：哲学上有无限的概念，中国古代的观念里面，“宇”指无际无涯的空间；“宙”指无始无终的时间。中国人从来把“宇宙”二字视为时空的不可计量的存在，一种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在之物，称之为“自然”。霍金的宇宙大爆